續後漢書

附義例音義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續後漢書

附義例音義

〔一〕

蕭常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
所選墨海金壺及宜
稼堂叢書皆收有此
書宜稼本較佳故據
以排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續後漢書四十七卷。宋蕭常譔。常廬陵人。鄉貢進士。初常父壽朋。病陳壽三國志帝魏黜蜀。欲爲更定。未及成書而卒。常因述父志。爲此書。以昭烈帝爲正統。作帝紀二卷。年表二卷。列傳十八卷。以吳魏爲載記。凡二十卷。又別爲音義四卷。義例一卷。於蜀志增傳三十二。廢傳四。移魏志傳入漢十。吳志廢傳二十。魏志廢傳八十九。多援裴注以入傳。其增傳亦皆取材於注。閒有注所未及者。建安以前事。則據范書。建安以後。則不能復有所益。蓋其大旨。在書法不在事實也。然其義例精審。實頗得史法。如魏、吳、諸臣。本附見二國載記之後。而中有一節可名。如孟宗、陳表、等。則別入孝友傳。杜德、張悌、等。則別入忠義傳。管寧、吳範、等。則別入隱逸方技傳。其體實本之晉書。又曹操封魏公加九錫等事。陳志皆稱天子命公。而此乃書操自爲云云。則本之范蔚宗後漢書本紀。其他筆削。亦類多謹嚴。惟陳志先主傳。稱封涿縣陸城亭侯。而常於昭烈紀。但云封陸城侯。陳志建安二十四年。魏延爲都督。而常則云。拔魏延爲鎮遠將軍。裴注概無此語。不知常何所本。然常之所長。不在考證。殆偶然筆誤。非別有典據也。常成此書時。嘗以表自進於朝。所列但有本紀、表、傳、載記。而無音義。至周必大序。始并音義言之。或成書之後。又續輯補入歟。

續後漢書序

曹氏代漢。名禪實篡。特新莽之流亞。丕方登壇。自形舜禹之言。固不敢欺其心矣。今向千載。人之好惡豈復相沿。而蘇軾記王彭之說。以爲塗巷談三國時事。兒童聽者。聞劉敗則顰蹙。曹敗則稱快。遂謂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玆豈人力強致也與。陳壽身爲蜀人。徒以仕屢見黜。父又爲諸葛所髡。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爲帝。而指漢爲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祫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略而不書。方見乞米於人。欲作佳傳。私意如此。史筆可知矣。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光武。終愍帝。以蜀爲正。魏爲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爲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是蓋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徒見於唐藝文志。本朝太平御覽之目。逮仁宗時。修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幸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近世歐陽修議正統。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辨之。見於國史。張栻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爲漢。而附魏、吳、於下方。皆是物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爲漢書。范曄史爲後漢書。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爲續後漢書。既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併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九卷。別爲音義四卷。惜乎壽疏略於前。使常不得追記英賢。憲章于後。以釋裴松之之遺恨也。昔周東遷。寖以微弱。至春秋時。僅爲王城。而吳、楚、強大。縣地數千里。皆僭稱

王。聖人斷然以夷狄子之。昭烈土地甲兵。甚非周比。興于漢中。適與沛公始封國號同。天時人事。決非偶然。孔子復生。必有以處此。乃爲首探魏文當日之心。次舉蘇氏百世之說。以合習氏之論。而證舊志之非。

作續後漢書序。慶元六年庚申二月望。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食邑一萬四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四百戶。周必大書。

進續後漢書表

臣常言。名義至重。信古今之不渝。書法匪輕。雖毫釐之必計。理不可易。事固當然。竊觀魯史之文。仰識宣尼之志。盟會所列。敢辱天子之尊。王人雖微。必敍諸侯之上。僭如吳、楚。爵不過子。盛若威文。號止稱侯。蓋天常尊地常卑。轉移不可。譬履雖新冠雖敝。顚倒弗容。載維聖經筆削之言。深疾史氏抑揚之謬。彼妄肆一時之意。蓋莫如三國之書。既紀曹而傳劉。復貶漢而爲蜀。以鬼蜮之雄。而接東京正統。以高、文之胄。而與孫權並稱。徒知崇僞而黜眞。寧識尊王而賤伯。不可以訓。莫甚于斯。是用質之古人。揆之公議。一切反之於正。多言守之以中。爰痛闢於淫辭。庶少扶於名教。恭惟皇帝陛下。廣淵齊聖。緝熙光明。推太宗開卷有益之誠。佩高廟放心莫收之戒。每於經筵之暇。及夫史學之傳。獨全深識遠覽之明。力主大公至正之道。如臣末學。爲時鄙儒。自幼承師法於先臣。有志明天下之大義。凡疑似是非之際。必反覆辨析其間。名不假人。斥垣衍帝秦之論。物不失舊。大少康祀夏之功。非固徇管見臆決之私。直欲還天理人心之正。采諸儒之遺說。更再世以成書。小道或有可觀。多見其不知量。僅足廁兔園之列。詎敢追麟筆之餘。藏名山副在京師。論次愧十年之作。閱書林幸乎東觀。燕閒裨乙夜之觀。所有臣編次續後漢書紀、表、列傳、載記。總計四十二卷。謹繕寫成八册。隨表上進以聞。臣常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續後漢書目錄

常謹案前史藝文志謂班固史爲漢書。范曄史爲後漢書。昭烈繼獻帝而作。其書宜曰續後漢書。

帝紀二卷

第一上下

昭烈皇帝

第二

少帝

年表二卷

第一

建安以來諸侯表

第二

章武以來吳魏表

列傳十八卷

第一

昭烈甘皇后　昭烈穆吳皇后
昭烈孫夫人　少帝敬哀張皇后
少帝張皇后　少帝李昭儀
甘陵王永　安平悼王理
太子璿　北地王諶

第二
陳登　袁渙
邴原　陸績

第三上下
諸葛亮子喬

第四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陳到

第五

龍統子宏弟林　法正
徐庶　董和胡濟
劉巴
第六
許靖王商　麋竺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馬良
鄧芝　宗預廖化
第七
陳震　董允陳祗董恢
呂乂杜祺劉幹　楊洪何祗
楊顒　姚伷馬勳馬齊
王謀賴恭恭子宏何宗宗子雙習禎殷觀
董厥樊建
第八

劉封孟達　彭羕
廖立　李平
劉琰　馬謖
魏延　楊儀兄慮
第九
蔣琬劉敏　費禕
李福
第十
霍峻子弋羅憲　王連
向朗兄子寵　張裔
吳懿族弟班　費詩
李朝弟邵兄邈
第十一
黃權子崇　李恢
王平句扶　呂凱王伉

馬忠　張嶷
第十二
姜維　張翼
王嗣
第十三
楊戲　許慈胡潛
孟光　來敏
尹默李譔陳術　郤正
第十四
譙周　黃皓
第十五　孝友
李宓　孟宗
陳表　張範
第十六　忠義
金禕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

魏諷　傅彤子僉
諸葛瞻子尚　程畿
嚴顏　杜德秦旦張翠黃彊
邵疇　常播
張悌　石偉

第十七　隱逸

管寧　張琦胡昭
焦先　扈累石德林
杜微五梁　劉穎

第十八　方技

李意其　周羣張裕
吳範魏滕　趙達
劉惇葛衡　皇象
杜夔　馬鈞
朱建平　劉宣趙直

管輅

吳載記十一卷

第一

孫堅　孫策

孫權

第二

孫亮　孫休

孫皓　孫登謝景

孫和　孫靜崚綝瑜皎奐張溢

孫賁子鄰弟輔　孫翊弟匡

孫韶

第三

劉繇子基　士燮弟壹子徽

太史慈　朱治

第四

張昭子承休　顧雍子劭劭子譚孫鄱
諸葛瑾子恪喬友
第五
張紘秦松陳端　步隲周昭
嚴畯裴玄玄子欽程秉
闞澤唐固　薛綜子瑩
是儀　胡綜徐詳
第六
周瑜　魯肅子淑
呂蒙
第七
程普韓當　黃蓋
蔣欽徐盛　周泰
陳武子修修弟表　董襲
淩統　甘寧

潘璋　丁奉
第八
朱然 施績　朱桓 子異
呂範 子據　賀齊 孫劭
第九
潘濬　呂岱 徐原
全琮　駱統
周魴　鍾離牧
留贊
第十
陸遜　陸抗
陸瑁　陸凱
第十一上
虞翻 子汜 忠 聳 翼　張溫 暨 豔
韋昭　王蕃 樓 玄

華覈 吾粲 朱據
滕允
第十一下
趙咨 沈珩
鄭泉 馮熙
陳化 李衡 谷利
魏載記九卷
第一
曹操 曹丕
曹叡 曹芳
曹髦 曹奐
第二
曹彰 曹植
曹沖 曹仁
曹洪 曹休

曹眞子爽鄧颺丁謐何晏畢軌李勝桓範
夏侯惇　夏侯淵
夏侯尚　夏侯玄王經
第三
荀彧　董昭
華歆　郗慮
荀攸　賈詡許攸國淵
程昱　郭嘉
劉曄　蔣濟
第四
鍾繇子毓會　陳羣子泰
陳矯徐宣衞臻　盧毓
杜畿子恕　鄭渾
第五
王朗子肅　王弼

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吳質
衞覬劉廙　劉劭
傅嘏　崔林
楊俊王象　高堂隆
第六
崔琰　毛玠
鮑勛　徐邈
胡質　桓階
裴潛何夔梁習　司馬朗司馬芝
第七
田疇　王修
常林吉茂沐竝時苗　和洽
楊阜　辛毗
第八
賈逵　蘇則

任峻秉祗　張旣子緝
杜襲趙儼　高柔王觀
劉放孫資

第九

張遼樂進李典臧霸　張郃于禁徐晃
龐德許褚典韋閻溫龐淯
文聘呂虔　滿寵田豫郭淮
王淩毋丘儉文欽儉子甸諸葛誕
王昶　王基
鄧艾

義例
音義四卷
札記附

續後漢書卷第一上

宋 [illegible]

帝紀第一上

昭烈皇帝

昭烈皇帝諱備。字玄德。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朔二年封陸城侯。因家於涿郡。祖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父宏亦仕州郡。昭烈生於桓帝延熹四年。少孤。與母販履織席自給。舍東有桑高五丈。童童如車蓋。或謂當出貴人。昭烈與諸兒戲桑下曰。吾當乘此羽葆車。叔父子敬謂曰。毋妄言。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師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給其費用。與德然等。元起妻有難色。元起曰。吾宗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亦與友善。昭烈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丰儀。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顧自見其耳。寡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賈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見而異之。多遺之金。以故得合其衆。靈帝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魏郡。遣八使。假善道以化天下。陰相連結。自稱黃天。分三十六部。部各萬人。一時俱發。天下響應。州郡各舉義兵。昭烈帥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有功。除中山安喜尉。其後有詔。罷免軍功爲吏者。昭烈亦在遣中。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募兵丹陽。昭烈與俱。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下密丞。復去官。中平末。至京師。會董卓之亂。義兵起。昭烈亦聚衆從討卓。後爲高唐令。縣爲賊所殘。往奔幽州公孫瓚。瓚表爲別

部司馬。使與青州刺史田楷。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並領平原相。郡人劉平。素與昭烈有隙。恥爲之下。結客刺之。客不忍。語之而去。歲大饑。民苦鈔暴。昭烈外禦寇難。內振貧乏。士之至者。必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衆多歸焉。北海相孔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遣太史慈來告急。昭烈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卽遣精兵三千赴之。賊尋解散。袁紹攻公孫瓚。昭烈與田楷東屯齊。

獻帝初平四年。曹操攻徐州。陶謙遣使告急於楷。楷與昭烈救之。時昭烈有兵千餘。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得飢民數千人。既至。謙以丹陽兵數千益之。昭烈遂去楷歸謙。謙表爲豫州刺史。屯小沛。

興平元年春。操引兵還。夏。操復遣荀彧、程昱、等。攻豫州。昭烈爲彧等所敗。冬。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玄德不能安此州。謙卒。竺帥州人迎昭烈。昭烈固辭。典農校尉下邳陳登進曰。漢室淩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正在今日。此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之。昭烈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宜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輔主濟民。成五伯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竹帛。惟使君幸聽。登言。孔融亦謂昭烈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昭烈遂領徐州。陳登遣使。以奉昭烈之意告袁紹。紹曰。劉玄德宏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

二年二月。董卓餘衆李傕、郭汜、相攻。三月。李傕脅天子幸其營。四月。郭汜攻李傕。傕移天子幸北塢。張濟自陝來和傕、汜。秋七月。車駕東歸。楊定、董承、等侍送。八月至新豐。冬十月。郭汜遣兵來逼乘輿。楊定、楊奉、

與戰。破之。十一月。傕、汜、等追乘輿。戰於東澗。王師敗績。車駕幸曹陽。楊定、董承。引韓暹、李樂、等。帥師奉迎。與傕等戰。破之。十二月。車駕乃進。傕等復來追。王師大敗。進幸陝北。渡河至安邑。是歲孫策始據江東。

建安元年五月。改元。夏。袁術來攻。昭烈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累月。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布卽引軍東下。中郎將丹陽許耽反迎之。飛敗走。昭烈失其孥。轉軍海西。遣使與布連和。布亦憤術轉餉不繼。乃召昭烈。還其孥。復以爲豫州刺史。與幷力擊術。昭烈屯小沛。秋七月。車駕至雒陽。曹操表昭烈爲鎭東將軍。封宜城亭侯。八月。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尙書事。操殺侍中臺崇。尙書令馮碩等。以衞將軍董承。爲輔國將軍。庚申。天子遷都於許。冬。曹操自爲司空。百官總己以聽。袁術遣其將紀靈等。步騎三萬。復來攻。昭烈求救於呂布。布帥步騎千餘來援。靈等聞布至。皆斂兵。布要靈等與昭烈釋憾。遂各解去。昭烈合兵。復得萬餘人。布銜之。自來攻。昭烈復敗。因詣曹操。操厚遇之。表爲豫州牧。與俱至沛。收散卒。給其糧。益與之兵。使東擊布。

二年春。袁術僭號於淮南。秋。曹操大敗之。術走渡淮。韓暹、楊奉。寇掠徐、揚、間。昭烈要擊盡斬之。

三年夏。呂布復與袁術通。使其中郎將高順。騎都尉張遼來攻。曹操使夏侯惇來救。不利。九月。順破沛城。昭烈脫身去。復失其孥。十月。曹操自引兵助昭烈。圍布於下邳。禽之。昭烈復得其孥。從操還許。操表爲左將軍。是歲天子遣謁者裴茂帥諸將。誅李傕夷三族。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

四年夏。袁術欲繇徐州。北從袁紹。曹操遣其將朱靈。從昭烈要擊之。程昱、郭嘉。聞昭烈行。言於操曰。劉備

不可縱。操悔追之不及。昭烈之未東也。與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吳子蘭。越騎校尉种輯等。受天子衣帶中密詔誅操。操未之知。從容謂昭烈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昭烈謂事泄。方食失匕箸。時適雷震。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是耶。遂與承等合謀。會東出未發。術病死。昭烈遂據下邳。朱靈等還。昭烈乃殺操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爲昭烈守。有衆數萬。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操使其將劉岱、王忠、來攻。昭烈大敗之。

五年春。董承等事覺。曹操殺承等。夷其族。操欲自來攻。其下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棄紹而東。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遂來攻。昭烈敗績。操收其孥。并獲關羽以歸。昭烈趣青州。青州刺史袁譚。昭烈故茂才也。將步騎來迎。因至平原。馳使白紹。紹去鄴二百里。奉迎。父子傾心敬之。月餘。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曹操與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操與紹。紹遣辟等從昭烈徇許下。關羽來歸。操使曹仁等來拒。昭烈還紹軍。知紹無成。陰規去計。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昭烈遂將其兵至汝南。汝南賊龔都。帥衆降。合數千人。操使其將蔡陽來攻。昭烈大破之。臨陣斬陽。是歲紹與操相持於官渡。紹軍大潰。孫策卒。弟權襲其業。

六年春。昭烈頓軍汝南。秋。曹操來攻。昭烈遣麋竺等。與劉表相聞。表郊迎之。待以上賓之禮。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之日益多。表疑焉。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昭烈設伏僞遁。惇等追之。大爲伏兵所破。昭烈嘗於表坐。起如廁。顧見其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席。表怪問之。昭烈曰。平時身不離鞍。髀裏

肉消。今不復騎。髀肉遂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七年夏。袁紹卒。其子譚、尙、相攻。

九年秋。曹操破袁尙。自領冀州牧。

十年。曹操敗袁譚於青州。殺之。

十一年。曹操廢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王。除其國。

十二年。曹操北攻烏丸。昭烈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操自柳城還。表謂昭烈曰。不用公言。失此大機。昭烈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旣哉。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爲恨也。是歲。始用南陽人諸葛亮。

十三年夏。曹操自爲丞相。秋八月。操殺大中大夫孔融。夷其族。操攻劉表。會表卒。其子琮代立。屯襄陽。昭烈屯樊。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遣人約降。昭烈不虞操之卒至。遂將其衆去。諸葛亮、徐庶、等竝從。昭烈過襄陽。亮說昭烈攻劉琮。荊州可有。昭烈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去。遂降於操。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昭烈。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昭烈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操兵至。何以拒之。昭烈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昭烈據之。乃輕軍到襄陽。聞昭烈已過。卽以精騎五千來追。一晝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阪。昭烈兵不利。乃棄其孥。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從間道走漢津。適與羽船會。得

濟沔。會劉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未有所歸。乃與俱至夏口。先是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幷令與昭烈相結。肅未至而操已向荆州。肅與昭烈遇於當陽。因致權意。且謂昭烈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自結於東。共濟世業。昭烈喜。既至夏口。卽遣亮隨肅詣權。且請兵擊操。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會昭烈。十二月。昭烈以其衆會吳師。及操戰於赤壁。大敗之。盡焚其舟艦。操走。昭烈復與吳師水陸俱進。追至南郡。時操軍復飢疫。死者大半。操之北走也。留曹仁等守南郡。昭烈屯油江口。表劉琦爲荆州刺史。分遣諸將。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舉郡降。廬江營帥雷緒。帥衆數萬來歸。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租賦。以充軍實。

十四年冬。曹仁等敗。委城北走。周瑜領南郡太守。屯江陵。昭烈表孫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羣下推昭烈領荆州牧。治公安。權進其妹於昭烈。

十五年。昭烈會孫權於京口。於是盡有荆州之地。是歲權遣使來告。欲共取蜀。或以爲宜聽許。吳終不能越荆以有蜀。蜀地可爲吾有。荆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爲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卽事去矣。今但可贊其伐蜀。而以新得諸郡。未可發兵爲解。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兩得。昭烈從之。權果輟計。還觀別駕從事。

十六年春。曹操自以其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爲丞相副。益州牧劉璋。聞操將遣鍾繇等。向漢中。攻張魯。大

恐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操兵強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誰能禦之璋曰吾固憂之而未知所出松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而曹操之深讐也且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操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主簿黃權固爭不可從事廣漢王累倒懸於州門以諫璋皆不納使其郡校尉法正帥兵四千人迎昭烈敕所在供奉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治中從事龐統亦說昭烈曰荊州荒殘人物凋瘁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兵強戶口百萬寶貨山積可借此以定大事昭烈曰今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正事乃可成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吾所不取統曰權變從時固非一道所能盡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昭烈遂行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步卒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張松使法正啓照烈龐統亦進說可於會襲璋昭烈曰初入其國恩信未孚此大事不可倉卒璋推昭烈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昭烈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於是益昭烈兵使擊張魯又領督白水軍昭烈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昭烈北至葭萌未卽討魯厚施恩德以結民心是歲孫權徙至秣陵

十七年春曹操矯天子命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冬操攻孫權權遣使來告急昭烈使謂璋曰曹操攻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爲脣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略州境其憂有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求益萬兵及軍資欲東行璋許兵四千餘所求

皆給半張松書與昭烈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何爲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開矣璋敕關戍諸將文書勿使關通昭烈昭烈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攻璋昭烈徑至關中質諸將幷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至涪據其城璋使劉璝、冷苞、張任、鄧賢等拒於涪璝等皆敗退保緜竹

十八年春劉璋復使李嚴督緜竹諸軍嚴帥衆降昭烈兵益張分遣諸將平定郡縣進圍雒城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江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是歲曹操自爲魏公加九錫又以其三女爲天子貴人

十九年夏拔雒城進圍成都征西將軍馬超以其衆自漢中來歸拜平西將軍圍城數十日劉璋出降遷之於南郡公安時蜀中殷富昭烈大饗士卒取城中貲財分賜將士而還其穀帛昭烈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客如董和、黃權、李嚴皆璋之所信用吳懿、費觀等又璋之姻戚而劉巴輩亦宿昔之所忌恨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十一月曹操弒皇后伏氏滅其族幷殺二皇子昭烈聞之發喪制服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操又自置旄頭宮殿設鐘虡是歲分廣漢爲梓潼郡

二十年春曹操自以其女爲天子皇后又矯制命己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孫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來求荊州昭烈曰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怒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昭烈帥師五萬下公安關

羽入益陽。秋。曹操取漢中。張魯走巴西。孫權請和。分荆州之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冬。遣黃權帥師迎張魯。未至。魯已降操。操還。令夏侯淵、張郃、屯漢中。郃等數犯巴境。昭烈遣張飛帥師進次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大敗之。郃等收餘衆。走南鄭。昭烈亦還成都。

二十一年夏。曹操自進號魏王。秋。操殺琅邪王熙。除其國。

二十二年夏。曹操僭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冬。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又自以其子丕爲魏太子。昭烈帥諸將。進兵漢中。遣將軍張飛、馬超、吳蘭、屯下辨。操使其將曹洪等來拒。

二十三年春正月。京兆金禕、太醫令吉本、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等。憤曹操竊國。起兵誅之。不克。夏。昭烈分遣吳蘭、雷同、等。入武都。爲操軍所敗。蘭死之。昭烈次於陽平。討夏侯淵、張郃。

續後漢書卷第一下

帝紀第一下

昭烈皇帝

二十四年春正月。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興勢。淵等帥其衆來拒。昭烈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其軍。臨陣斬淵。及操所遣益州刺史趙容等。張郃走。三月。曹操帥其衆。自長安入斜谷。昭烈曰。操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中矣。及操至。昭烈堅壁以老其師。操軍士降者日益多。乃遣將軍趙雲擊之。操軍大敗。墮漢水死者萬數。夏五月。操悉軍走。昭烈遂有漢中。遣孟達自秭歸北。攻操之房陵。殺其守蒯祺。又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耽舉城降。秋七月。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表於天子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長史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將臣射援。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皆憑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資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並罹弑虐。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愛厄。幽

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安定之變。夙夜惴惴。戰栗累息。昔在虞書。崇殺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帥。咸推竇融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僚。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制之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昭烈。昭烈上言天子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安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疾首。曩者董卓首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凶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協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使操窮凶極逆。主后遇弒。皇子被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而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歿。孤

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僚。以爲在昔虞書崇敍九族。庶明厲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竝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多。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於谷。盡力輸誠。奬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以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尚書令。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黃忠爲後將軍。拔魏延爲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鎮漢中。九月。曹操相國西曹掾濟陰魏諷等。憤操將篡漢。欲舉兵誅之。事泄。爲操所害。是歲。前將軍關羽。帥師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等七軍救之。羽大破禁軍。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又斬其將龐德等。梁郊、陸渾、羣豪。皆輸款於羽。時羽威震華夏。自許以南郡縣。皆應羽。操懼。議徙都以避之。會孫權襲殺羽。取荊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操死。子丕、自爲丞相魏王。冬十月。曹丕簒帝位於繁陽。國號魏。改元黃初。廢天子爲山陽公。或傳天子遇害。王乃發喪制服。時所在言祥瑞者相屬。將軍孟達。叛奔於魏。殺副軍將軍劉封。十二月。曹丕遷於雒陽。是歲。後將軍黃忠、尚書令法正卒。

章武元年春。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謹按雜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雜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雜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藉藉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是年太白、熒惑、塡星。常從歲星相追。先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豫覩。推察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人。速卽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麋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柱。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弑。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皇皇。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驗。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大王以天子之位。

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爲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考述河雒讖記。咸至於廷。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德積。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卽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定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夏四月。卽皇帝位。於成都。燔柴告天。其祝文曰。維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皇帝臣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簒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虐弒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隳廢。備宜脩之。嗣武二祖。恭行天罰。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僚登壇。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於是建元爲章武。大赦天下。以軍師諸葛亮爲丞相。太傅許靖爲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五月。立妃吳氏爲皇后。立子禪爲皇太子。六月。立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爲其下所殺。初帝憤孫權之襲關羽。秋七月。車駕東征。孫權遣使納款。帝怒不許。權乃使其將陸議、李異、等屯巫、秭歸。以拒王師。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四萬餘人。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助討權。是歲。曹丕封權爲吳王。權遷於武昌。

二年春正月。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行自秭歸。敕諸將進軍。緣山截嶺。營於夷道

猇亭。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宣慰五谿蠻夷。咸相帥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拒吳軍。且備魏寇。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王師敗績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死之。鎮北將軍黃權。以道梗沒於魏。帝自猇亭至秭歸。收合離散。陸行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八月。司徒許靖薨。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車駕猶駐白帝。大懼。十二月。復遣其大中大夫鄭泉來納款。許之。遣大中大夫宗瑋如吳。帝不豫。漢嘉太守黃元聞之。舉兵反。是歲。驃騎將軍馬超薨。尚書令劉巴卒。

三年春三月。黃元犯臨邛縣。遣將軍陳曶討之。元伏誅。帝疾革。丞相亮。尚書令李嚴。並受遺詔。輔皇太子。夏四月癸巳。帝崩於永安宮。時年六十三。遺詔。百官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服如禮。其郡國守相、都尉、令、長。三日便除。五月。梓宮至自永安。秋八月。葬惠陵。謚曰昭烈皇帝。帝寬仁大度。知人善任使。有高帝之風。臣下雖有顯過。必曲意原貸。待關羽、張飛。如親父子。一見諸葛亮。違衆用之。遂成帝業。又性儉約。嘗毀帳鉤銅以鑄錢。非軍功不妄賜予。以故國用不至匱乏。初入益州。丞相掾趙戩。問於徵士傅幹曰。劉玄德其濟乎。幹曰。玄德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關羽、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玄德之略。三傑佐之。何爲不濟。時馬謖有盛名。亮每器之。帝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不以爲然。後竟有街亭之敗。

贊曰。漢承秦慘刻之後。高文以寬仁結人心。淪浹既久。牢不可解。雖中更禍變。而人之謳吟思漢。不絕于口。世祖因之。卒復舊物。重以章帝惠及胎養。培殖益固。靈、獻、之際。可謂大壞極亂矣。而一時英雄。擁兵負

固者。猶以劉氏藉口。昭烈父子。以帝室支屬。介在一隅。而正位號。尙數十年。由先漢至是。垂祀五百。三代以還。蓋未之有。人主之結人心。其效迺爾。有大物者。庸可忽諸。

續後漢書卷第二

帝紀第二

少帝

少帝諱禪。字公嗣。昭烈皇帝子也。建安二十四年。昭烈爲漢中王。立爲王太子。及卽尊位。爲皇太子。策曰。維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爲皇太子。以承宗廟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三年夏四月。昭烈崩於永安宮。遺詔皇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六十有餘。何所復恨。第以汝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器量甚大。增脩過於所望。審能如是。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益人意智。五月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改元建興。孫權遣其立信校尉馮熙來弔。牂柯太守朱褒反。益州郡大姓雍闓。逐太守張裔於吳。據郡勿賓。越巂夷王高定亦叛。秋。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如吳。

二年春。務農殖穀。閉關息民。夏。孫權遣其輔義中郎將張溫來聘。秋。曹丕侵吳。不克而還。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爲雲南郡。又分建寧、牂柯郡爲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是歲曹丕侵吳。及江而還。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屯江州。築大城。夏。曹丕死。其子叡嗣僞位。是歲大司農秦宓卒。

五年春。將征曹叡。詔曰。蓋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首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睿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忻戴。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振王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靖。蚤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正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聽斷。絕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劒長驅。以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謂不燃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已。諸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勵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恭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強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蓋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協贊之福。所嚮必克。吳王孫權。同卹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吳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帥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幷。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能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

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小大。各有品限。及曹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知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商。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沈迷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誅其渠魁。弔其殘民。它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是歲放長水校尉廖立、於汶山郡。

六年春。丞相亮。帥諸軍。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降。關中響震。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曹叡將張郃等。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王師敗績。亮誅謖以徇。冬復出散關。圍陳倉。斬曹叡將王雙。是歲。孫權大破曹叡將曹休於石亭。

七年春。遣將軍陳式。攻武都、陰平、克之。因定二郡。夏。孫權僭號。遷於建業。遣使來告。帝欲討權。丞相亮極諫而止。秋。遣衛尉陳震如吳。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鎮軍將軍趙雲卒。

八年秋。曹叡使其將曹眞。由子午谷。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斜谷。欲寇漢中。丞相禦之於成固、赤阪。懿等聞王師起。皆北走。鎮北將軍魏延。大破曹叡雍州刺史郭淮於陽谿。徙封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理爲安平王。是歲輔漢將軍張裔卒。

九年春二月。丞相亮。帥諸軍征曹叡。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夏叡使其將司馬懿、張郃。拒王師。六月。亮與郃戰於青封。殺之。懿等帥衆遁去。秋八月。放都護李平於梓潼郡。是歲。孫權敗曹叡將王淩於阜陵。安漢將

軍李恢卒。

十年。休士勸農。作流馬木牛。肄兵講武。

十一年冬。發諸軍。運米於斜谷。治斜谷邸閣。將以討曹叡。孫權攻曹叡合肥新城。是歲。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討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帥師十萬。征曹叡。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車騎將軍劉剡有罪。棄市。三月。孝獻皇帝崩。亮屯渭南。曹叡使其將司馬懿拒王師。懿畏亮不敢戰。夏五月。孫權攻曹叡合肥新城。分遣其將攻淮沔。秋八月。丞相亮薨於渭南。長史楊儀。帥諸軍還。楊儀殺征西大將軍魏延。大赦天下。以左將軍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爲尚書令。兼總機政。是歲。孫權遣其侍中是儀來聘。

十三年春正月。放中軍師楊儀于漢嘉郡。尋殺之。夏四月。以尚書令蔣琬爲大將軍。後軍師費禕爲尚書令。

十四年夏四月。行幸湔登觀阪。觀汶水之流。旬日而還。武都氐王符健帥衆降。徙健及氐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崩。秋葬敬哀皇后於南陵。是歲車騎將軍吳懿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天下。改元。立子璿爲皇太子。瑤爲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以大將軍蔣琬。爲大司馬。曹叡死。其養子芳嗣僞位。越巂夷獠數反。太守僑治安定縣。

三年春。使越巂太守張嶷。平定越巂郡。

四年夏。孫權使其將全琮、諸葛瑾、等。攻曹芳。取柤中。冬十月。尙書令費禕。至漢中。與大司馬蔣琬。咨議國事。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駐軍於涪。十一月。大赦天下。以尙書令費禕。爲大將軍。錄尙書事。司馬姜維。爲鎭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前護軍王平。爲前監軍鎭北大將軍。統漢中。

七年春閏月。曹芳使其將曹爽、夏侯玄寇漢中。鎭北大將軍王平。禦之於興勢。大將軍費禕。帥諸軍繼至。爽等遁去。夏四月。安平王理薨。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崩。冬葬穆皇后於惠陵。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秋。大赦天下。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薨。尙書令董允卒。宦人黃皓始與政。

十年春。以鎭西大將軍姜維。爲衞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尙書事。衞將軍姜維。帥師出隴西、南安、金城。與曹芳將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帥衆降。遣姜維撫定。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討平之。左將軍特進向朗薨。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是歲。鎭北大將軍王

平薨。

十二年春。曹芳太傅司馬懿。殺其大將軍曹爽等。自是政歸于懿父子。其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大赦天下。秋。衞將軍姜維。帥師討曹芳。攻其雍州。不克。將軍句安、李韶、奔魏。是歲。鎭南大將軍平尙書事馬忠薨。

十三年。衞將軍姜維。復出西平。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屯漢壽。大赦天下。曹芳太尉王淩、憤司馬懿專國。欲起兵誅之。不果。車騎將軍鄧芝薨。尙書令呂乂卒。

十五年夏。孫權死。其子亮嗣僞位。立子琮爲西河王。十二月。曹芳使其將諸葛誕、胡遵、等。攻吳東興隄。孫亮太傅諸葛恪。大敗之。死者萬數。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駐漢壽。爲魏降人郭循所害。夏四月。衞將軍姜維。帥師圍南安不克。是歲。孫亮使其太傅諸葛恪攻魏。圍合肥、新城。其武衞將軍孫峻殺恪。

十七年春三月。衞將軍姜維。還成都。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天下。夏六月。衞將軍維。帥師出隴西。曹芳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曹芳將徐質戰。大破其軍。質走。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居之於緜竹繁縣。是歲。魏司馬師廢其主芳。而立曹髦。

十八年春正月。曹髦將軍毋丘儉、文欽、等。憤司馬師專國。起兵誅之。不克。衞將軍維還。夏。維復帥車騎將

軍夏侯霸等征曹髦。俱出狄道。大破其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俘斬數萬人。

十九年春。以衞將軍姜維爲大將軍。帥師與鎭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以討曹髦。濟後期不至。秋。王師敗績於段谷。維還成都。貶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冬。孫亮侍中孫綝。殺其將軍滕允。驃騎將軍呂據。自爲大將軍。十二月。亮遣其五官中郎將刁玄來告亂。是歲。立子瓚爲新平王。大赦天下。

二十年夏五月。曹髦司空諸葛誕。憤司馬昭專國。據壽春。欲討昭不行。大將軍姜維。聞其變。帥諸軍出駱谷。大赦天下。

景耀元年春。姜維還成都。復拜大將軍。景星見。大赦天下。改元。吳孫綝廢其主亮。而立孫休。冬。孫休殺孫綝。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恂、新興王。虔、上黨王。

三年夏五月。魏司馬昭弒其主髦而立曹奐。秋九月。追諡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諡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薨。大將軍姜維。帥師征曹奐。王師敗績于侯和。

炎興元年夏。曹奐相國司馬昭。使其黨鍾會、鄧艾、等。寇漢中。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禦之。大赦天下。改元。冬司馬昭自爲晉王。十一月。衞將軍諸葛瞻。與鄧艾戰于緜竹。王師敗績。瞻死之。是月國亡。明年春。帝遷于雒陽。晉泰始七年崩。時年六十五。

贊曰。少帝任賢相。則僞境懷畏。一惑閹尹。亂亡隨之。傳曰。存亡在所任。信哉。

續後漢書卷第三

年表第一

建安以來諸侯表

東京之季。羣雄蝟奮。有地有民。如古諸侯。其事跡雖見於范曄漢史。而所書類多疎略。陳壽三國志。又獨詳於曹氏。覽者病於研究。今自建安以來。表著其事。列於左方。

漢	劉玄德	劉璋	劉表	袁紹	袁術	孫策	曹操	呂布
建安元年 子丙	豫州	益州	荊州	冀州	揚州	江東	兗州	徐州
	初平末爲豫州刺史。尋領徐州牧。是歲爲鎭東將軍。封宜城亭侯。夏呂布襲奪豫州。爲曹操表牧。	璋父焉。時領益州牧。興平元年。詔璋爲益州牧。代領益州牧。年卒。獻帝不召璋。	初平元年。詔爲荊州刺史。遂有漢南。	初平二年。以渤海太守袁紹爲冀州牧。取冀州。遂有河北。	初平四年。自領揚州牧。	興平元年。領父堅部曲。二年。揚州刺史劉繇敗於曲阿。遂有江東。	初平三年。領兗州牧。是歲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又領冀州牧。荀彧勸將軍迎天子。遷都許。	是歲。襲取劉玄德徐州。
二丁	擊斬韓暹、楊奉、於徐。				拜大將軍。僭帝號於淮南。曹操擊。	遣使脩貢。詔封烏程侯。	討袁術。僭逆之罪。	

丑	戊寅 三	己卯 四	庚辰 五	辛
揚間。	呂布來攻。十月與曹操攻布下邳。斬之。拜左將軍。	受帝衣帶中密詔。誅曹操。會表出不果。操殺曹操車冑。徐州刺史	曹操來攻。關羽袁紹所獲。汝南袁紹令關羽徇汝來。歸袁紹。玄德說劉表連紹去南。斬蔡陽。將操	汝南。曹操來攻。劉表來攻。劉表于往從
		袁紹曹操相攻。不從韓嵩之言。擁兵觀望。		劉玄德奔之。待以上賓。禮。
		憤曹操劫制天子。欲移檄州郡。列其罪	大敗于官渡。殺別駕田豐。	自官渡之敗。城邑多叛。復擊定之
走渡淮。之。兵敗。		軍敗。還壽春。憤死江亭。		
術僭號。以書責袁	使張紘偷貢。釋而用之。拜討逆將軍。封吳侯。	襲劉勳。取廬江。敗黃祖沙羨。	策襲。策爲盜所殺。是其弟權。曹袁業相拒先。許謀於官渡。尋卒迎漢帝。	
	初置軍師祭酒。攻禽呂布。	袁紹來攻。分兵守官渡。	董承等受帝密詔。誅曹操事泄。爲曹操所害。袁紹將顏良。斬劉玄德奔。破紹、文官渡。	敗劉玄德。玄德奔劉表。
	據下邳。爲劉玄德。曹操所圍。城破。爲操殺。			

丙	乙酉 十	甲申 九	癸未 八	壬午 七	辛巳 六
					荆州屯新野。表使傑歸之。麋肉生流涕。將夏禁。敗操於博望。侯惇、于禁等
			曹操來攻。至西平而還。		
	譚保南皮。爲曹操所破。遇害		劉表以書勸譚、尚、兄弟和親。	五月卒。審配廢其長子譚。立少子尚。曹操攻譚、尚。	
	使賀齊討上饒。分地爲建平縣。		西攻黃祖。破其舟師。	曹操權任子周瑜勸權勿遣質。	
	殺袁譚。	破袁尚。自領冀州牧。			破袁紹倉亭軍。
廢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					

戊	丁	戊	己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甘陵、平原、濟陰、王、八國、除其平、鑿泉、廣渠、州二郡。	曹操攻柳城。玄德勸劉表襲許昌。表不從。諸葛亮始用。	以吳師大敗于赤壁。曹操遂有荊州。劉表、劉琦爲荊州刺史。	羣下推爲荊州牧。治公安。孫權妹進其玄德表州牧。領荊州。
		曹操表爲鎮威將軍。	
		八月卒。少子琮立。以荊州附操。劉琦、劉玄德表爲荊州刺史。	劉琦卒。劉氏遂亡。
	尙爲公、孫康所殺。熙、皆亡。袁氏遂亡。		
	四攻黃祖。破之。黃祖斬其守將。分、新、休、黎、定、陽、新、陽、六、都、合、肥、郡、新、圍、城、魏、武、陽、縣、井、陽、鄱、新、爲、始、爲、欲、攻、赤壁。周瑜破曹操于。		
甘陵、平原、濟陰、王、八國、除其平、鑿泉、廣渠、州二郡。	破烏桓柳城。斬蹋頓公孫康、遼東公袁尙袁熙。	作玄武池以韓舟師自取荊州。劉琮爲丞相。與劉玄德戰于赤壁。失曹仁留守南江。	曹仁敗走。棄城。

甲	癸巳 十八	壬辰 十七	辛卯 十六	庚寅 十五
夏拔雒城。進圍成都。馬超來歸。	攻雒城。	曹操攻孫權。權使來告急。始與劉璋有隙。	益州牧劉璋遣法正來迎玄德。玄德行至葭萌。璋遣玄德統兵北上迎劉璋。璋遣玄德屯葭萌。	會孫權于京口。於是盡有荊州之地
開城門降。玄德遷之公安。	劉玄德圍雒		遣法正迎玄德。與玄德會於涪。	
克皖城。	廬江、蘄春、九江、廣陵、戶口十餘萬。渡江來歸。江西空。皖城惟有	城石頭。改陵爲建業。作濡須塢。	徙治秣陵。	
耕藉田。皇后伏氏及二皇子。	并十州。復自爲九州。加九錫。公作。金虎璽。春攻濡須。	矯詔命已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殿上。殺荀彧。攻濡須。	敗韓遂、馬超。以其渭南五官中郎丞爲相。爲將軍。	作銅爵臺。

午 十九	劉璋降。領益州牧。冬。曹操弑皇后。				自置旄頭宮殿。
乙未 二十	孫權襲奪荊州三郡。曹操取漢中。留夏侯淵、張郃守之。張飛大敗之于瓦口。			取荊州三郡。攻合肥城。	以其女爲獻帝后。漢中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
丙申 二十一				曹操攻濡須。	自爲魏王。公以其女爲主。鍾繇爲魏相國。孫權至譙。攻
丁酉 二十二	帥諸將進兵漢中。				建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冕十有二旒。
戊戌 二十三	討夏侯淵、張郃、于陽平。				漢太醫令吉本等憤其竊國。舉兵誅之。不克。

己亥　二十四	庚子　二十五
斬夏侯淵、趙容、等・張郃走・三月・曹操入斜谷・五月・操舉軍東走・遂有漢中・秋羣下表爲漢中王・關羽敗于禁等七軍・孫權襲殺羽・陷荆州・	冬・曹丕篡位・廢帝爲山陽公・
襲殺關羽・取荆州・曹操表爲驃騎將軍、荆州牧、南昌侯・分宜都、秭歸、二縣・爲固陵郡・	
夏侯淵歿于陳・以其妻卞氏爲王后・帥兵趙斜谷・兵敗走長安・遂失漢中・于禁等七軍沒于關羽・魏諷起兵誅操・不克・	正月死于雒陽・子丕自爲丞相・改元延康・冬篡漢自立・國號魏・改元黃初・令宦人官不得過諸署令・遷雒陽・

續後漢書卷第四

年表第二

章武以來吳魏表

按昭烈以建安二十四年走曹操于漢中。秋。羣下表爲漢中王。明年。操子丕簒國。又明年。昭烈從羣臣請。卽帝位于成都。改元章武。初未嘗稱蜀。參考旁載。亦無稱蜀之文。陳壽三國志。卽孫、曹、本號。名其書曰吳、魏。獨於昭烈之書。不曰漢而曰蜀。且昭烈帝室支屬。系紹正統。稱漢爲宜。壽抑而不書。而書其地。豈以其所處之偏。壤地之狹耶。周自東遷以來。諸侯強大。拓地至數圻。王室不絕如縷。孔子作春秋書王書正。必繫之周。不以周之微而遂絕之也。或謂壽旣歸晉。則爲晉人。晉承魏統。不得不抑漢。抑漢所以尊魏也。習鑿齒亦晉人也。其著漢晉春秋。以昭烈上繼獻帝爲漢。意未嘗私魏。而於昭烈有所貶抑。矧壽嘗事昭烈父子。獨無舊君之義乎。近世歐陽修作五代史。莊宗以晉稱唐。則書唐。李昪以江南稱唐。則又書唐。劉崇以河東稱漢。則書漢。劉龔以南越稱漢。則又書漢。未聞書莊宗以晉。書昪以江南。書崇爲河東。書龔爲南越。且莊宗自以上繼昭宗。昪自謂唐之宗室。劉崇蓋漢祖之弟。從其所稱可也。劉龔謬自稱漢。亦從而書漢。人不以爲非。昭烈漢之支屬。又非莊宗之唐、劉龔之漢比。奈何黜其宗國本號。而稱其地哉。故常刊正其謬。合而名之曰。續後漢書。旣正其名。且以孫、曹、事迹。參會漢氏之紀元。列之於表云。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章武元	先是、建安二十五年。曹丕改延康。冬篡漢。改黃初。昭烈仍舊稱二十五年。是年四月。丕改今元。	二。	三。是年五月。改建興。	二。	三。	四。
吳	徙武昌。置武昌郡。稱藩于曹丕。丕封爲吳王。加九錫。立太子登。天子親御六師來討	黃武一。私改元。任子不受。丕遣將來攻。曹丕貴將軍全琮。斬魏將尹盧。改夷陵爲西陵。遣鄭泉聘于天子。	二。敗曹仁等於濡須。遣賀齊等襲蘄春。虜其太守晉宗。冬天子遣鄧芝來。	三。夏遣張溫聘于漢。九月。曹丕來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乃還。	四。冬曹丕復來侵。	五。陸遜請務農。分三郡惡地。爲東安郡。權語陸遜。徙守江東。兵自足用。顧坐自守可陷耳。
魏	黃初二。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罷五銖錢。築凌雲臺	三。初令選士不限年。呂範。穿靈芝池。曹休敗吳將	四。曹仁襲濡須。爲吳所敗。曹眞攻江陵不克。築南巡臺于宛。	五。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穿天淵池。	六。築東巡臺於徐州。臨江有天所以限南北之歎。侵吳至廣陵	七。先是使諸儒集類經傳。號皇覽。築九華臺。五月死。子叡嗣爲位。

丁未	五。	六。	太和元。行五銖錢。耕耤田。	二。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爲上庸郡。錫縣爲錫郡。天子使丞相亮來討。曹休侵吳。大敗于石亭。丞相亮斬王雙。	陸遜等。大敗曹休于石亭。休憤死。改合浦爲珠官郡。
戊申	六。	陸遜等。大敗曹休于石亭。休憤死。改合浦爲珠官郡。			
己酉	七。	黃龍元。四月僭即尊位。大赦。遷建業。遣使聘於漢。天子遣陳震來。	三。丞相亮來討。攻武都、陰平、取之。改平望觀曰聽訟觀。		
庚戌	八。	二。講祭酒。築東興隄。遣衛溫入海求夷洲。	四。作合肥新城。以其父丕典論刻石。遣曹真、司馬懿、犯漢。丞相亮。禦之於成固。眞等遯還。漢將軍魏延。破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		
辛亥	九。	三。夏野蠶成繭。由拳野稻生。改爲禾興縣。敗魏王浚於阜陵。會嘉禾生。遣潘濬、呂岱、平定武陵蠻夷。	五。丞相亮。以王師來討。殺大將張郃。		
壬子	十。	嘉禾元。	六。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先殿。		

癸丑	十一。	二。攻合肥縣。	青龍元。青龍見摩陂。改摩陂爲龍陂。				
甲寅	十二。	三。圍合肥。	二。丞相亮來討。遣司馬懿拒王師。秋。亮薨于渭南。孫權帥諸將來攻。權自圍合肥。漢獻帝崩				
乙卯	十三。	四。	三。遣使以馬易珠璣翡翠於吳。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				
丙辰	十四。	五。鑄大錢一當五百。	四。置崇文觀。				
丁巳	十五。	六。徙山越。置平地。	景元初。以建丑之月爲正。景初曆。省錫郡。改太和曆爲				
戊午	延熙元。	赤烏元。鑄當千大錢。	二。置汝陰郡。司馬懿大破遼東。				
己未	二。	二。城沙羨。南夷反。呂岱討平之	三。正月死。子芳嗣僞位。復以建寅爲正。				

庚申	三。	三。開倉賑民。	正始元。
辛酉	四。	四。諸葛瑾取柤中。太子登卒。秋城郟。	二。吳朱然圍襄陽之樊城。司馬懿拒之。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回配
壬戌	五。	五。立子和爲太子。改禾興爲嘉興縣。	三。
癸亥	六。	六。諸葛恪敗魏將謝順。扶南國獻樂人。司馬懿帥師入舒。	四。司馬懿帥師入舒。
甲子	七。	七。	五。遣曹爽等犯漢中。大將軍費禕要爽歸路。爽等敗走。
乙丑	八。	八。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	六。
丙寅	九。	九。罷當千錢。	七。吳朱然侵柤中。以太牢祀孔子
丁	十。	十。	八。

卯		改作太初宮。	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置平陽郡。
戊辰	十一。	十一。朱然城江陵。新宮成。	九。
己巳	十二。	十二。	嘉平元。司馬懿興曹爽爭權。夷爽等八族。自是政歸懿父子。
庚午	十三。	廢太子和。立子亮爲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魏王叡等來攻。遣戴烈拒之。叡等走。	二。王叡敗吳將施績于江陵。
辛未	十四。	太元元。冬祀南郊。	三。王淩憤司馬懿竊國。欲起兵誅之。不克。
壬申	十五。	二月改神鳳。四月改建興。四月權死。子亮嗣。僞位。太傅諸葛恪作東興大堤。以制魏人。十二月。恪大破魏諸葛誕等於東興。	四。使胡遵、諸葛誕、等侵吳。大爲吳所破。
癸酉	十六。	二月。恪伐魏。三月恪孫峻殺恪。兵多疫死。引還。	五。吳諸葛恪圍合肥。大將軍姜維以王師來討。圍南安。

甲戌	十七。	五鳳元。	正元元。秋。司馬師廢芳而立髦。大將軍姜維來討。圍壘武。	乙亥	十八。	二。魏大將文欽帥衆降。	二。毋丘儉等。舉兵誅司馬師。不克。大將軍姜維來討。大敗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	丙子	十九。	太平元。孫綝殺滕允、呂據。自爲大將軍。	甘露元。
丁丑	二十。	二。以長沙東部爲湘東郡。西部爲衡陽郡。會稽東部爲臨海郡。豫章東部爲臨川郡。	二。諸葛誕憤司馬昭竊國。舉兵誅之。不克。	戊寅	景耀元。	永安元。孫綝廢亮而立孫休。置學官。立五經博士。冬。孫綝謀逆伏誅。	三。司馬昭殺諸葛誕等。	己卯	二。	二。置九卿官。	四。
庚辰	三。	三。作浦里塘。以會稽南郡爲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	景元元。司馬昭弒髦而立曹奐。								

辛巳	四。	四。遣使巡行風俗。	二。
壬午	五。	五。	三。大將軍姜維以王師來討。
癸未	夏改炎興。	六。分武陵爲天門郡。尋分交州爲廣州。明年秋。休死。孫和之子皓。嗣僞位。又十五年。爲晉所滅。	四。夏司馬昭使鍾會、鄧艾、犯漢鍾。又明年晉興。曹氏遂亡。

常既以正統繫之昭烈。且刊正舊史之謬。合其書而名之曰漢。識者是之。或謂近世司馬公光作歷代編年。以漢傳於魏。魏受之漢。不得不取魏。且謂昭烈于漢族屬疎遠。是非難辨。不可與光武晉元比。不得紹漢氏遺統。常謂不然。曹操幽主弒后。漢之賊也。子丕世濟凶德。以羿莽之心。而竊舜禹。其代漢也。雖其弟植。與其黨蘇則等。且不直之。名禪而實篡。謂之傳受可乎。昭烈雖疎屬。要爲帝室之胄。舉漢之人。皆知其爲景帝之後。雖操父子。所謂盜憎主人者。亦無一語謂其非是。則是非之際。亦何難辨之有。今不以正統繫之帝室之胄。而乃歸之篡國之賊。其可哉。晉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光武終於愍帝。以昭烈上繼獻帝。而晉承之。且謂魏雖受漢禪。尙爲篡逆。至晉文帝克益州。乃爲漢亡。而晉興。而廣漢張栻之論。亦謂獻帝雖廢。昭烈以正義立蜀。漢統未墜地也。要盡末年而止。二子之論云爾。故備著之。

續後漢書卷第五

列傳第一

后妃諸王

昭烈承衰亂之餘。庶事草創。嬪嬙之制。闕焉未備。方是時。公族轉徙四方。疏封亦鮮。陳壽復擯而不書。是以後世無傳焉。姑因其舊。而附益之。

昭烈甘皇后。沛人。昭烈臨豫州。駐小沛。納以爲妾。昭烈數喪嫡室。常攝內事。從至荊州。生少帝。會曹操軍至。追及於當陽長阪。時昭烈倉卒與后母子相失。賴趙雲衞護得免。后薨。葬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徙葬于蜀。未至而昭烈崩。丞相亮言。皇思夫人。履行脩仁。淑謹其身。大行皇帝。昔爲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篤義垂恩。思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爲恭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按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惠陵。臣請太尉告宗廟。布告天下。太常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昭烈穆吳皇后。陳留人。兄懿少孤。懿父與劉焉有雅。故從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遂爲子瑁納后。瑁死。后寡居。昭烈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羣下勸昭烈聘后。昭烈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孰與晉文之於子圉。於是納后爲夫人。建安二十四年。立爲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爲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少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稱長樂宮。延熙八年崩。葬惠陵。

昭烈孫夫人。權妹也。昭烈爲荊州牧。權稍畏之。進夫人以固好。夫人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昭烈每入。心常凜凜。又多將吳吏卒。縱橫不法。昭烈以牙門將軍趙雲嚴重。命主內事。權聞昭烈西征。大遣舟艦。迎夫人。夫人欲將太子還吳。諸葛亮使趙雲、張飛。勒兵斷江。太子乃得留。

少帝敬哀張皇后。車騎將軍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爲皇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爲皇后。十五年崩。葬南陵。

少帝張皇后。敬哀皇后妹也。建興十五年。爲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爲皇后。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爲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脩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炎興後隨帝北遷雒陽。

少帝李昭儀。不詳所出。入宮爲昭儀。國亡。司馬昭欲以漢宮嬪賜諸將之無妻者。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贊曰。事以正立。以權濟。蓋權者。所以濟正之不及。苟無事乎權。雖一於正可也。昔晉文公僑處于秦。欲因

秦而反國。故秦伯納懷嬴。而不敢拒。何則。有求於人。勢不得不從。不然。則事何由濟。此豈得已哉。昭烈之納吳后。方疑而未決。法正乃援晉文之事。以贊其成。是所謂逢君之惡者也。且夫婦人倫之始。不可以不正。匹夫且不可違禮。況人主乎。晉文之權以濟事。已不能逃議者之譏。今內不偪于勢。外無事乎權。奈何躊其違禮之失。以權而廢正哉。古者。一正君而國定。昭烈之不能定天下。其無賢臣以正之與。余觀趙雲以同姓之嫌。不肯娶趙範之嫂。其所守之正。有漢廷諸公不能及者。使其得與末議。必能詆正之謬。而納君於正矣。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詎不信然。

甘陵王永。字公壽。昭烈庶子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爲魯王。策曰。小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緒。繼統大業。遵道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奄有龜蒙。世爲藩輔。嗚呼。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後以所封邑險遠。建興八年。徙甘陵。初永惡宦人黃皓。皓既用事。譖之於帝。帝稍疎永。不得朝請者。至十餘年。炎興後遷洛陽。永嘉之亂。永孫玄奔蜀。李雄封爲安樂公。使奉漢祀。

安平悼王理。字奉孝。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祗順天命。遵脩典秩。建爾于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安平。延熙七年薨。謚曰悼。子哀王允嗣。十九年薨。子殤王承嗣。二十年薨。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蚤夭。國嗣頹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炎興後。

東遷于雒。

太子璿。字文衡。少帝子也。母王貴人。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爲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脩茂質。祗恪道義。咨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衆善。翼成爾德。可不務脩以自勗哉。鍾會之變。爲亂兵所害。時年三十九。璿弟瑤。延熙初。封安定王。瓚、十九年。封新平王。諶、景耀二年。封北地王。恂、新興王。璩、上黨王。琮、延熙十五年。封西河王。景耀五年薨。

北地王諶。景耀二年封。炎興元年冬。帝將從譙周之策。諶怒曰。若理窮勢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地下可也。帝不納。是日。諶哭于昭烈之廟。先殺其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

續後漢書卷第六

列傳第二

陳袁邴陸

陳登字元龍。下邳人。從祖球。靈帝時太尉。與劉郃、陽球。謀誅宦官。不克。父珪沛相。登博覽載籍。雅善屬文。自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字孤。視民如傷。徐州牧陶謙。表爲典農校尉。謙卒。別駕麋竺。帥州人迎昭烈。昭烈猶豫未行。登進曰。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正在今日。鄙州殷富。欲屈使君撫臨之。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昭烈從其言。登與其僚。卽日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及鄙州。州將殂殞。大權姦雄一旦乘隙。以貽盟主憂。今奉故平原相劉府君。以爲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讐縱橫。不皇釋甲。謹遣下吏。奔告於執事。其後昭烈東擊袁術。呂布乘虛襲下邳。珪欲遣登詣許。下布不許。會曹操以王命拜布左將軍。布大喜。遣登行。登見操。因言布勇而無謀。宜早圖之。操曰。非卿莫究其情。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執其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君言。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登至廣陵。明審賞罰。宣布威信。百姓畏而愛之。嘗使功

曹陳矯詣許。謂曰。許下議論。待吾不足。足下試察之。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睦。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後郡爲孫權所圍。復使矯求救于曹操。操遣兵赴之。吳軍退。登預設間伏。勒兵追躡。大敗之。加伏波將軍。遷東城太守。廣陵吏民懷其德。闔郡隨之。遣不止。到郡未幾卒。時年三十九。荊州牧劉表。嘗與昭烈。共論當世人物。坐有許汜者曰。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昭烈謂表曰。欲言非。此君爲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昭烈謂汜。君言豪寧有說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下牀臥。昭烈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君父蒙塵。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昭烈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莫得比也。其爲一世推仰如此。

袁渙字耀卿。陳郡扶樂人。父滂漢司徒。純素寡欲。不言人之短。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獨恬靜。舉動以禮。郡辟功曹。姦吏皆自引去。昭烈爲豫州。舉渙茂才。後從袁術。呂布敗術於阜陵。爲布所拘。布與昭烈有隙。使作書詈辱之。渙不可。強之弗許。布大怒。脅之以兵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色不變。笑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矣。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有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布死。從曹操。操雖

善用兵。而殘民以逞。因言於操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民之欲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僞則鎮之以朴。世異事變。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以正。雖以武平亂。而綏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然而民未知義。惟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操善其言。除沛南部都尉。時初募民開屯田。民多逃亡。渙謂操曰。夫民安土重遷。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使。不欲者勿強。操從之。百姓大說。遷梁相。存問鰥寡高年。表異孝子烈婦。嘗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攘難教化。然在吾所以爲之。爲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斷。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遷丞相軍祭酒。所得祿賜親故。家無贏餘。終不問貲產。乏則取於人。不爲皦察之行。時人服其清。時有傳昭烈凶問者。僚屬皆賀。渙以嘗爲昭烈所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操後聞渙昔嘗拒呂布。問其從弟敏。渙勇怯何如。對曰。渙貌若和柔。至臨大節。處危難。雖賁育不能過。四子侃、寓、奧、準。侃清粹有父風。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惟恐人之不勝己。以世方多虞。故不求聞達。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爲易、周官、詩、傳。及論析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傳於世。從子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浮虛。著論譏切之。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召皆不就。黃巾之亂。將家屬入海。居鬱洲山中。

孔融爲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熾。去家之遼東。歲中往依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授經不絕。後適還鄉里。太守公孫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也。既還。乃築精舍。講述詩書禮樂。聚徒常數百。時鄭玄以博學洽聞。注釋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以高遠清白。頤志淡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趨焉。海內清議。每謂青州有邴、鄭之學。曹操辟爲司空掾。原女蚤亡。會操愛子倉舒亦夭歿。操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明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徙丞相徵事。崔琰爲東曹掾記。遜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轉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卒。原少善飲。自行學。不飲者八九年。單步負笈。師事潁川陳寔。涿郡盧植。陳留韓子助。臨別。人以其不飲。饋以米肉。原曰。本能飲。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離。可以飲餞。於是終日不醉。嘗爲孔融計佐。融愛一士。對客輒稱美之。後以忤意。更欲殺之。僚屬皆爲請。其人亦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於坐獨不言。融謂曰。衆皆請。而君獨不何也。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常言此吾子也。歲終當舉之。朝吏辱愛。未有在其右者。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惡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公之所以愛惡。融曰。某吾成就之。擢用之。今負恩施。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因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而殺之。賞罰勸沮。何常之有。原曰。仲遠舉孝廉而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

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鄙甚矣。明府奚取焉。融曰。吾直戲耳。原曰。君子于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哉。融無以對。原之守正類此。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父康。廬江太守。績六歲。見袁術於九江。術饋客橘。績懷三顆。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對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爲上客。共論四海未泰。當用武而平之。績年少下坐。厲聲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不以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尙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昭等異焉。績風度雄偉。博學多識。雖星歷之書。無不研究。虞翻舊齒名德。龐統荆楚碩望。皆與友善。孫權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績素病躄。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遭疾罹厄。命也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以去六十年。車同軌。書同文。惜不見也。年三十二卒。子宏、叡、俱仕吳至大官。

贊曰。登之達識。渙之正論。原之不詭隨。賢於時輩遠矣。方昭烈之從違未決。而登勉之以王伯之業。呂布之傲狠明德。而渙拒之以大義。原卻非禮之殉。而曹操不能強。非明達正直能若是乎。績之言論英發。能於稱齒篤信好學。亦佳士也。登爲漢臣。未始他仕。績擯南徼。死不忘漢。袁、邴、二子。雖嘗爲操所辟。直迫於勢耳。豈本心哉。故表而出之。不與荀、華、等竝列云。

續後漢書卷第七上

列傳第三上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司隸校尉豐之後也。父珪泰山郡丞。亮蚤孤。從父玄往依劉表。亮從至荊州。玄卒。遂家於南陽隆中。少與潁川徐庶、石韜、汝南孟建游學。三人務爲精熟。亮獨觀其大略。嘗晨起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子曰。卿等可至郡守刺史。庶等問其所志。笑而不答。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時人莫測也。惟與庶及崔州平友善。而重龐德公。每獨拜牀下。德公亦稱之爲臥龍。建安十二年。昭烈在荊州。訪世事於司馬徽。徽曰。腐儒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昭烈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昭烈于新野。昭烈器重之。庶謂昭烈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昭烈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語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不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知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竝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未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

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阜國富。而不知存卹。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于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雒。將軍身帥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曰。善。於是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說。昭烈曰。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時年二十七。劉表愛其少子琮。而長子琦不自安。問計於亮。亮不對。他日與亮升高樓。捐階而問之。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求出守江夏。明年表卒。琮立。會曹操南侵。琮遣使迎降。而不以告。操兵至宛。昭烈始聞之。亮說昭烈曰。攻琮。荊州可有也。昭烈不忍。乃引去。操追急。昭烈遂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衆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竝爭天下。今操已幷羣雄。遂破荊州。故豫州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之抗衡。不若早與之絕。若不能。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猶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衆士慕嚮。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操者。然豫州新破之後。安能抗此虜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

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罷敝。聞追豫州。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昭烈。幷力拒操。大破之於赤壁。昭烈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租賦。以充軍實。孫權遣使請脩好。昭烈欲往。亮以爲不可。昭烈固欲往。至則周瑜果請留之。權不從。昭烈歸歎曰。天下知謀之士。所見略同如此。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昭烈。使擊張魯。亮與關羽。留鎭荆州。昭烈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泝江西上。定白帝、江州、江陽。十九年。與昭烈會圍成都。成都平。昭烈領益州牧。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於是竝用羣才。各當其任。政頗尙嚴。法正謂亮曰。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歸德。宜緩刑弛禁。以慰新附。亮曰。秦政苛急。天下土崩。故高祖因之以寬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文法鞟靡。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顓權自恣。君臣之分。漸以陵替。弊實由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而知榮。榮恩竝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昭烈進兵漢中。亮常居守。足食足兵。乃表楊洪爲蜀郡太守。調度皆辦。亮之用人。惟其才能。不論資歷。先後西土。皆服其能。盡時人器用。二十四年。昭烈敗曹操於漢中。亮帥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曹丕簒漢。羣下請稱尊號。昭烈未之許。亮曰。曹氏簒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乃其宜也。昭烈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

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毋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車駕駐永安。不豫。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涕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爲詔敕皇太子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細。皆決於亮。於是引一時名士。如蔣琬、劉琰、張裔、等。皆入丞相幕府。又妙簡舊德。使佐益州。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杜微爲主簿。譙周爲勸學從事。時南中諸郡皆叛。亮以新遭大喪。未卽加兵。自昭烈駐永安。吳人懼。復遣使來輸款。會昭烈崩。至是遣使聘吳。閉關息民。務農殖穀。曹丕使其僞司徒華歆。移書於亮。亮不答。作正議以示人。其略曰。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新莽強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曹操。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衆。救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軍未至。感憤而死。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黃帝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三年。始帥師南征四郡。詔賜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進兵越嶲。所在戰捷。遂斬雍闓、高定。惟孟獲收闓餘衆以拒。獲素爲夷夏所服。亮募生致之。既禽釋縛。使覩營陣之間。謂曰。此軍何如。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直易勝耳。亮笑而縱之。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而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四郡皆平。卽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多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殘。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生禍

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守將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不留兵。不轉餉。而綱紀麤定。夷漢麤安。不亦可乎。乃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爲官屬。軍資所出。國以富饒。終亮之世。夷不復反。十二月。還成都。治兵講武。以圖興復。方是時。田疇闢倉廩。實法度。脩立軍旅。整暇。工械技巧。物究其極。吏不容姦。人懷自厲。強不侵弱。朝會不譁。道不拾遺。風俗一變。五年。亮帥諸將。將征曹叡。命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辟尹默、來敏。爲軍祭酒。霍弋、姚伷等。皆入幕府。亮以帝富於春秋。忠邪未辨。深維根本至計。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

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亮以轉餉回遠。使子喬親帥諸將子弟。運於谷中。六年正月。亮在漢中。將進師。丞相司馬魏延曰。夏侯楙曹氏壻也。怯而無謀。願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至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餘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也。亮以爲從坦道平取爲正。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曹叡使其將曹眞來拒。亮身帥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魏人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預備。卒聞亮出。關中響振。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應亮。曹叡大懼。其下不知所爲。叡西至長安。遣張郃等拒王師。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王師敗績。亮屯去謖數里。徐行引退。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以謝衆。爲之流涕。時趙雲等亦敗於箕谷。亮上疏自列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髦鉞。以厲六師。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闕。

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之出。衆方五萬。或勸亮多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然者。雖多何益。自今以後。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滅。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事簡練。民忘其敗。

續後漢書卷第七下

列傳第三下

諸葛亮

是冬。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上疏曰。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不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罷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取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竝日月。謀臣淵深。然猶涉險被創。危而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況臣才弱。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

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罷。而事不息。則坐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之時。曹操撫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預計。臣鞠躬盡悴。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遂出散關。急攻陳倉。曹叡遣曹眞救陳倉。張郃繼之。會糧盡引還。王雙帥騎來追。亮與戰破之。臨陣斬雙。七年春。將軍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次建威。淮遁去。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順聽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振凶暴。功勳顯著。方今天下騷動。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夏侯孫權僭號。議者咸欲討之。亮獨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討之。須幷其土。乃議中原。此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宏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幷力。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勢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非端坐者也。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其僭逆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往聘。冬。

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樂城於城固。八年亮使司馬魏延西入羌中。大破曹叡將費耀、郭淮、於陽溪。九年復出祁山。以木牛運。木牛、流馬、連弩、皆亮所制也。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攻北地石城。以應亮。曹叡使其將司馬懿屯長安。督張郃、費耀、戴陵、郭淮、等。拒王師。懿使耀、陵、留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救祁山。亮分兵留攻。而自逆懿於上邽。淮、耀、等要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邽東。懿懼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還。懿隨至鹵城。又登山爲營。不敢戰。其下謂懿曰。君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皆請戰。懿病之。五月使張郃攻無當監王平于南圍。自按中道向亮。時漢更下者十二。懿軍始陳。番兵適交。參佐皆言賊盛。宜權留更卒。張昭聲勢。亮曰。吾統戎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伐。義不廢也。督遣令行。於是去者願留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乃使魏延、高翔、吳班、與懿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懿走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師。懿使張郃襲攻至木門。亮與戰。又大破之。臨陣殺郃。是冬。亮以連年出師。息民休士。益農講武。運米集斜谷邸閣。三年而後用之。亮之用兵。出入如賓。踐敵境。而芻蕘者不躐。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出征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雖數萬之衆。而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辭。夙興夜寢。罰二十以上。皆親覽。十二年春。復悉師十萬。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遣使約孫權。同時大舉。四月至郿。軍於渭水之南。據武功五丈原。司馬懿渡渭。背水爲壘。以拒王師。亮每患糧運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

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遺遺巾幗。懿患之。上表請戰。曹叡使辛毘仗節爲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要戰者。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秋。會亮有疾。日侵。密表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付蔣琬。時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省疾。因咨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聞其次。亮不答。後相繼爲相。皆稱賢云。八月亮疾病。密授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退師節度。有星隕於營中。亮薨。年五十四。儀整軍以還。人以告懿。懿勒兵追之。姜維令儀反旆鳴鼓。若將北鄉者。懿不敢進。儀得結陳去。入谷而後發喪。秦人爲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因觀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遺令葬漢中定軍山。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以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遇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敍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忠武。魂而有靈。嘉茲寵榮。景耀中。詔立廟於沔陽。初亮自表於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薨。如其所言。亮爲相十四年。纔兩赦。或言其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敢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不任喜怒。人無怨言。以公事廢李平、廖立。平聞亮薨。至發憤死。立亦垂涕歎曰。吾終爲左衽

矣。嘗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著作郎陳壽。定亮文集。凡二十四篇。又作八陣圖。蓋黃帝、太公、丘井法也。長史張裔。嘗稱之曰。公賞不違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陳壽評之曰。亮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竭力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壽又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論者不以爲然。弟均、官至長水校尉。子瞻、別見忠義傳。喬字伯松。亮兄瑾第二子也。本字仲愼。與兄恪俱知名。論者謂喬才不及兄。而性行過之。初亮未有子。以喬爲嗣。既以爲嫡子。故易其字焉。拜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建興元年卒。時年二十五。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恪爲孫峻所族。綝誅。還吳爲瑾後。

贊曰。廣漢張栻有言。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爲貴。亮當漢祚之季。乃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若亮者。可謂有正大之體矣。觀其高臥隆中。不求聞達。蓋將終身焉。昭烈漢室之冑。而三顧之於草廬。名義既正。好賢之意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故其君臣相與。一以道義而忘勢。受遺之際。肝膽相昭。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亮之恢復規模。先爲根本計。方建興初。務農訓兵。以治國事。國事既定。北向致討。軍旅將發。拜表納忠。反復曲折。專以宮中府中之事爲言。且陳親賢臣遠小人之義。一篇之

中。三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爲切至。亮之意抑深且遠矣。卽其行事而觀之。絕姑息之私意。本常禮之大公。見善若出諸己。用人各盡其才。至或有罪。雖素所禮遇。如馬謖。且流涕誅之。而弗釋也。故李平、廖立。雖被廢放。沒齒無怨言。蓋其於斯世。所欲不存焉。身爲將相。三十年間。家無贏餘。視天下無一足以動乎中者。其正大之體。爲何如哉。亮之奉嗣君。小心恭恪。一國之柄。舉出其手。而人不知其爲權。彼懷姦稔逆。竊竊窺人宗祀者。雨雪見晛。而謂亮敵哉。至使耕者雜渭濱。輿圖之復。已恢恢然在其目中矣。天下祚漢。妖星告變。謂之何哉。或謂亮勸昭烈取荊州爲不義。而不知劉琮既降操。則荊州固魏之荊州矣。惜昭烈之失此機也。或又謂魏延之策。恨其不用。不知天將昌漢。攘除姦逆。直餘事耳。行險僥倖。非其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狃於戰國餘習。張子房號爲傑出者。而猶未免雜以伯術。若亮眞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者。使得游於洙泗。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當若何。傳稱始亮在隆中。以管樂自許。予謂亮王者之佐。豈與管樂同在功利之域者哉。意傳者之誤耳。栻又言。予讀出師表。見其所以告嗣君者。一本於正。殊非一刻核陰謀之說。故於手寫申韓等書。亦疑之。方亮之一見昭烈也。遂定取荊益之計。時昭烈未有駐足之地。歷觀諸國。獨劉氏不能守荊益。是誠天所資也。若昭烈以荊益無忘討賊。夫誰敢不服。惜其徇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琮可取而不取。則亮之策。昭烈猶有不能盡從者也。及狼狽而遁。雖藉吳之力。敗操赤壁。然終迫於吳。乃始入蜀。以譎計取之。予知亮於此。蓋亦有不得已焉耳。非草廬所以告昭烈之本意也。嗟乎。五伯以來。功利之說盈天下。如有亮堅守其正。不以利鈍易不共戴天之心。庶其可以言王道者。雖然。亮之於

學爲未足。故知有所未至也。知有未至。則心有未盡。未能盡其心。則於天下之事。不能徧該而一貫之也。開國建后大事也。而奉策所立者。乃亡國之宗婦。以日易月。後世之大失也。而冢宰所贊。乃因謬之禮。且未踰年而改元。此有以見其學之未至歟。嗟乎。若亮者。體正大而能充之以學。吾必謂之三王之佐矣。栻篤論君子也。其言云爾。

續後漢書卷第八

列傳第四

關張馬黃趙

關羽。字雲長。一字長生。河東解人。亡命涿郡。昭烈起兵。羽與張飛從之。昭烈爲平原相。以二人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寢處同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周旋上下。不避艱險。昭烈之襲殺車冑。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攻昭烈。昭烈奔袁紹。羽陷於操。爲偏將軍。禮遇良厚。紹遣大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與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操表封羽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不薄。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白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厚加賞賚。羽盡封其所賜。致書告辭而奔昭烈。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操幷荊州。昭烈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操追至當陽長阪。昭烈急趨漢津。適與羽遇。共至夏口。初昭烈在許。與操共獵。獵中衆散。羽勸昭烈殺操。昭烈不從。及是。羽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豈有今日之困。會孫權遣兵佐昭烈拒操。操敗走。昭烈收江南諸郡。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昭烈西定益州。以羽都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書與諸葛亮。問超

人才可誰比。亮知羽意。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竝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超羣也。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貫左臂。創雖愈。每陰雨。骨常疼。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此患乃除。羽便伸臂令劈之。時適會諸將飲食。臂血流離。而割炙飲酒。言笑自若。昭烈王漢中拜前將軍。是歲。帥師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等。督七軍救仁。會大霖雨。漢水溢。羽乘水力戰大破之。殺其將軍龐德。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於是梁、郟、陸渾、諸豪。皆受羽節度。威震華夏。操懼。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先是孫權爲子求婚於羽。羽不許。詈辱其使。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皆素恨羽輕己。羽之出。芳、仁、給軍資。不悉相應。羽言當治之。芳、仁不安。於是孫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操遣徐晃等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還。權已據江陵。盡虜其將士妻子。羽軍遂潰。權遣軍要擊之於臨沮。與其子平俱遇害。追謚壯繆。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聞。丞相諸葛亮器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嗣。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少與關羽俱從昭烈。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曹操入荊州。昭烈奔江南。而操卒至。使飛將二十騎爲後拒。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可來決死。敵無敢近者。昭烈得免。既定江南。以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徙南郡。昭烈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泝江西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獲璋巴郡太守嚴顏。義其爲人。釋之。引爲賓客。所過戰克。與昭烈會於成都。益州平。賜諸葛亮、法正、關羽、與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他物稱是。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

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帥精卒萬餘人。從他道要郃。山路險隘。郃軍前後不相及。遂大破之。郃棄馬。獨與其麾下十餘人。從間道走南鄭。巴土遂安。昭烈王漢中。拜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守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憫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甲誓師。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毅威猛。亞於關羽。曹操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羽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卹小人。昭烈嘗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乃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昭烈伐吳。飛當帥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爲其帳下督張達、范強、所殺。持其首順流奔吳。飛營都督表報昭烈。昭烈聞表至。曰噫。飛死矣。後追謚曰桓。長子苞早卒。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爲尚書。從諸葛瞻於緜竹。戰死。

馬超。字孟起。扶風茂陵人。伏波將軍援之後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起兵於西州。後與遂不和。求還京師。於是召爲衛尉。以超爲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復與遂合從。進軍至潼關。曹操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勇。陰欲突前執操。而不克。遂帥諸戎。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自稱征西將軍。領幷州牧。督涼州諸軍事。康故吏楊阜、姜敘、等。合謀擊超。超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昭烈圍劉璋於成都。密書納款。昭烈聞之曰。我得益州矣。乃遣人迎超。而潛以兵益之。

超既至。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未逾旬而成都潰。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因封前都亭侯。昭烈王漢中。拜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槎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疾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於氐羌。率服獯鬻。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飛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柔遠邇。肅謹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薨。時年四十七。臨終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爲曹操所害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謚曰威。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荊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同守長沙之攸縣。曹操克荊州。假行裨將軍。昭烈南定諸郡。忠遂委質。從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陳。勇冠三軍。益州既定。拜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擊夏侯淵於漢中。定軍山。淵衆銳甚。忠推鋒直前。帥厲士卒。金鼓震天。聲動山谷。淵軍大敗。臨陣斬淵。遷征西將軍。昭烈王漢中。欲以爲後將軍。諸葛亮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今班爵遽同。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說。得無不可乎。昭烈曰。吾當自喻之。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謚曰剛。子敍早歿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眞定人。身長八尺。儀觀雄偉。從昭烈主騎兵。昭烈詣袁紹。密遣雲募兵。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隨至荊州。曹操追昭烈於當陽長阪。昭烈倉卒棄其孥。雲身抱弱子。保持甘后。皆得免。昭烈之敗。有言雲北去者。昭烈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

代趙範範寡嫂樊氏有國色範欲以歸雲雲曰相與同姓卿兄猶吾兄固辭不許或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範竟遁去先是雲與夏侯惇等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雲與蘭同鄉里白昭烈活之以蘭明法律薦爲軍正昭烈入益州領留營司馬時孫夫人驕豪吏卒縱橫昭烈以雲嚴重令典內事會孫權遣人迎夫人夫人欲將子禪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斷江乃止昭烈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帥雲與張飛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於成都成都既定爲翊軍將軍時議欲以成都中廬舍及城外園池田桑分賜諸將雲駁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須天下大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宜還之令安居復業然後可以得驩心昭烈從之夏侯淵之敗曹操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從之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爲操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奄至勢偪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卻操軍散復合雲陷敵還趨圍張翼欲閉門拒守而雲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軍疑有伏引去雲擂鼓震天以強弩於後射之操軍大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萬計明旦昭烈至其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張飲至暝軍中號雲爲虎威將軍孫權襲荊州昭烈大怒欲討之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而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吳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昭烈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王師敗績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

五年夏。從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師。揚聲由斜谷出。曹叡將曹眞。帥衆拒王帥。遣雲與鄧芝等往當之。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還。貶鎮軍將軍。初街亭軍退。兵將相失。亮問鄧芝箕谷之退。部伍何爲整一。芝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七年卒。景曜四年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沖。涉道艱難。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謚所以敍元勳也。外議雲宜謚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爲雲昔從先帝。勞績顯著於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衞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負。生者感恩。足以隕身。謹案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恪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謚曰順平。初昭烈時。惟法正見謚。建興以來。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順。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皆得追謚。時論以爲榮。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從姜維戰沓中。歿於陣。有陳刦者。字叔至。汝南人。自豫州從昭烈。名位亞於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楊戲嘗贊二人云。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列。

贊曰。羽、飛、萬人之敵。勇有餘而知不足。迹其行事。皆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少恩。此其所以敗也。超去危卽安。轉禍爲福。忠帥厲士卒。直前無對。雲雖虎臣。其所建明。通達國體。如還田宅以繫民心。留軍資以須冬賜。舍吳而專事魏。有諸葛亮念所不到者。若其不納趙範之兄嫂。以遠同姓之嫌。律己之

嚴如此。方時諸將。其最優乎。

續後漢書卷第九

列傳第五

龐法徐董劉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未知名。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統往見之。徽采桑於樹上。坐統樹下。終日共語。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從父德公雅重之。常目統爲鳳雛。諸葛亮爲臥龍。司馬徽爲水鏡。後郡辟爲功曹。性好人倫。喜成就人。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或怪而問之。對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則聲名不足慕。不足慕。則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昭烈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其喪還吳。吳人聞其名。及西還。竝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或問統。若子之言。陸優於顧乎。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知力不多。亦一時之佳士也。劭謂統。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祕策。覽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與績復謂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厚相結而別。昭烈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縣頗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昭烈書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

言之於昭烈。昭烈與語大之器。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遂與亮竝爲軍師中郎將。統說昭烈曰。荆州荒廢。人物殫盡。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兵強。戶口百萬。可因之以定大業。會劉璋遣法正迎昭烈。昭烈遂行。統從入益州。劉璋與昭烈會於涪。統進計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昭烈不可。璋既還成都。昭烈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請陰遣精兵。晝夜兼行。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擁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遣將軍還荆州。將軍可云。荆州有急。欲還救。竝使束裝作歸計。二子喜將軍此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執之。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昭烈然其中計。卽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欲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昭烈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於是逡巡引退。昭烈尋悔。追還復坐。統初不顧謝。飲食自若。昭烈曰。向者之論。孰爲失。統曰。君臣俱失。昭烈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帥衆攻城。中流矢卒。時年三十六。昭烈痛惜之。言則流涕。拜其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統爾關內侯。謚曰靖。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以傲尚書令陳祗。爲祗所抑。終於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荆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軍。征吳軍敗。沒於雒陽。

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祖眞。有清節高名。號玄德先生。建安初。天下饑饉。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爲新都令。後爲軍議校尉。既不見任。又爲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度璋不

足與有爲。常竊歎息。松於荆州見曹操。操不禮焉。還勸璋絕操。而自結昭烈。璋問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既還。爲松稱說昭烈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機會。後璋聞曹操欲攻張魯於漢中。大懼。松遂說璋。宜迎昭烈。使之討魯。璋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旨。因獻計於昭烈曰。以明將軍之英雄。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憑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昭烈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從事廣漢鄭度說璋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清野高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師老糧匱。不過十旬。勢必自走。走而擊之。必成禽耳。昭烈聞而心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成都。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亡。在朝夕。故不誅靖。璋既稽服。昭烈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謂昭烈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方今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曉。靖之浮稱。流播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公爲賢。賢也。宜加敬待。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以示好賢之意。昭烈於是厚禮靖。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二十二年。正說昭烈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非其知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兵往討。則必克之。既定之後。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掃滅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昭烈善其策。

乃帥諸將進兵。正亦從至漢中。二十四年。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興勢。淵帥衆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遂大破之。淵等授首。昭烈王漢中。拜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昭烈爲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賜其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昭烈嘗與曹操戰。不利宜退。而昭烈大怒。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前立。昭烈曰。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冒矢石。況小人乎。昭烈乃曰。孝直與汝俱去。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知術。昭烈既卽尊位。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諫皆不從。章武二年。王師敗績。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諫主上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至於敗。

徐庶。字元直。潁川人。初名福。少任俠好擊劍。中平末。爲人報仇。爲吏所執。問其姓字。絕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而其黨共篡取得脫。於是感激。折節學問。遂通經旨。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四方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復與諸葛亮友善。昭烈屯新野。一見器之。因薦亮於昭烈。及曹操至樊。與亮從昭烈南奔。操急追。獲其母。庶辭昭烈。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耳。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辭。遂詣曹操。丕時爲中郎將。韜爲典農校尉。後亮出隴右。聞庶與韜。仕皆不達。歎曰。彼誠多士邪。何二人不見用也。後數年病卒。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董卓之亂。舉族避地益州。劉璋以爲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貴。俗尚侈靡。貨殖之家。侯服玉食。昏葬踰禮。至傾貲以給。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驕僭。爲之軌制。風化大行。然縣豪強。憚其嚴明。說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丐留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

其清約如故。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昭烈定蜀。召爲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竝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可否相濟。共贊庶務。尋卒。和外牧殊俗。內斡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儲。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復。曠闕多矣。違復而得中。猶棄敝屣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納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交州平。屢聞得失。後友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有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正。雖愚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數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諒也。其追思之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後除中典軍。封成陽亭侯。累遷右驃騎將軍。和子允。自有傳。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少知名。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操至荊州。昭烈奔江南。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巴獨北詣操。操辟爲掾。使招納零陵、桂陽、長沙。會昭烈已定三郡。巴不能反。遂適交趾。諸葛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事不克成。乃當還北。足下何言耶。昭烈深恨之。後從交趾至蜀。會昭烈定益州。稽首謝罪。負昭烈不之責。亮數稱薦之。昭烈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詣巴。巴不與語。飛恚忿。亮謂巴曰。飛雖武人。敬慕足下。劉公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資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語乎。昭烈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耑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吾事耶。又曰。子初才知絕人。

如孤可任用之。非孤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當與人議之耳。初昭烈攻劉璋。與士衆約。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與焉。及拔成都。士爭赴府藏取寶物。軍用不足。昭烈以爲憂。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昭烈從之。數月府庫復實。昭烈王漢中。拜尚書。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昭烈建大號。凡諸文誥策命。皆其所作。章武二年卒。

贊曰。統、正見理之明。料事之審。一時謀臣。無出其右。昭烈肇基王業。訖承大統。實二人之力。使天假之年。與諸葛亮同心輔政。混一之功。日月可冀。不幸蚤世。惜哉。庶抱負經濟之術。所施未究萬一。身爲親屈。流落僞境。觀其以王伯之略自許。則其中之所存者。未易涯涘。使得效其所長。其所成就。當如何耶。和、約已率下。巴、清儉靜退。皆時良臣。巴舍昭烈而詣曹操。奔走交阯。開關萬里。途窮勢蹙。然後委質。其趨向之際。殆叵測云。

續後漢書卷第十

列傳第六

許麋簡伊秦馬鄧宗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弟劭。俱有人倫之鑒。而不相能。劭爲郡功曹。排擯靖。靖以馬磨自給。楚國蔣濟常論劭褒貶不平。故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牧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守敬。濟曰。子昭誠自貞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腋、吐脣吻。似非文休敵。若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劉翊爲汝南太守。舉爲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爲吏部尚書。與靖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輩。爲公卿郡守。時拜尚書令韓馥冀州牧。侍中劉岱兗州刺史。潁川張咨南陽太守。陳留孔伷豫州刺史。東郡張邈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誅卓。卓怒語毖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遂害毖。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伷合規。靖懼奔伷。伷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卒。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與靖有舊。故往依焉。靖收卹親黨。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渡江。皆走交州。靖身坐水濱。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州。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亦寓交州。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知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郡士相隨。每有急難。

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飢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隱。不能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召靖。靖拒而不許。靖寓書曹操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契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詞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圮族。津途四塞。雖馳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遭時困危。無所控告。浮涉滄海。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泊風波。絕糧茹草。既至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昔營丘翼周。仗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今足下扶危持顛。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行之得道。則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則四方散亂。國之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自華及夷。顒顒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苟得其人。雖讐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于管絃。勒勳于金石。願君勉之。翔恨靖之不已從。得靖所寓書。投之水。後劉璋使人招之。遂至蜀。璋以爲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忠。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偉。有當世之具。當以爲指南。辱代商爲蜀郡太守。建安十七年。漢立皇子熙等爲王。靖聞之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曹操之謂乎。昭烈克益州。以靖爲左將軍長史。及王漢中。以爲太傅。章武元年。拜司徒。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皇皇。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勗

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踰七十。愛獎人物。誘掖後進。清談不倦。丞相亮等。皆爲之拜。二年薨。子欽先卒。欽子游。景耀中爲尚書。王商者。字文表。廣漢人。劉璋辟爲治中從事。靖至蜀。見而稱之曰。使商生於中州。雖王景興無以加。遷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孝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爲嚴君平、李仲元立祠。脩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年。建安十六年卒。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家世貨殖。僮客萬人。資產鉅億。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昭烈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昭烈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其家室。昭烈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其妹。爲昭烈夫人。奴客二千。金帛萬計。以助軍資。于時匱乏賴以復振。後曹操表竺嬴郡太守。竺弟芳彭城相。皆去官從昭烈。昭烈將適荊州。遣竺與孫乾先與劉表相聞。尋爲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平。拜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篤厚。而幹翮非其所長。故昭烈待以上賓之禮。而未嘗有所統御。然賜予優渥。莫與爲比。芳字子方。爲南郡太守。與關羽有私憾。以城叛。迎孫權。羽由是覆沒。竺面縛請死。昭烈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竺慚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孫乾者。子公祐。北海人。昭烈領徐州。辟爲從事。昭烈之去曹操。遣乾自結於袁紹。後復與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益州平。自從事中郎。爲秉忠將軍。見禮亞於竺。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昭烈有舊。昭烈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俱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往來使命。昭烈入益州。劉璋見雍甚重之。昭烈圍成都。遣說璋。璋卽與雍同輿出城歸命。益州平。拜昭德將軍。優游諷

議。而性簡傲跌宕。侍帝坐。猶箕踞傾倚。與諸葛亮以下會。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初無少屈。時大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侍帝游觀。見一男一女行道上。謂帝曰。彼欲行淫。何不收縛。帝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帝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諷諫。皆此類也。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謂耿爲簡。遂轉爲簡云。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其邑人鎮南將軍劉表。昭烈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結。表卒。從昭烈南渡江。又從入益州。益州既定。爲左將軍從事中郎。見侍亞於簡雍、孫乾、等。東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其機捷類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漢律。漢律之制。自五人始。

秦宓。字子敕。廣漢緜竹人。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皆不就。奏記州牧劉焉。薦儒生廣漢任定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易稱顏回。因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俊。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脩己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僞徹天。何況於眞。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遠邇。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垂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戒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況今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

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愚誠區區。貪陳所見。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爲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衒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府君相見。宓報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宏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衒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爲之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爲知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翺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爲嚴君平、李宏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岳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泯。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於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有孔子大齊桓之伯。公羊賢叔術之遜。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縱橫。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博識爲宏。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

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耶。成湯大聖。睹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廢朝事。若此等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譎權乎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爲揚文藻見瑰穎乎。宓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默默也。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晝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況賢於己者乎。廣漢太守夏侯纂。請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之曰仲父。宓稱疾臥。纂與其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共詣宓宴談。宓臥如故。纂問朴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曰。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作封禪之文。於今天下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曰。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爲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於海。爲民除害。生民以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逡巡而退。昭烈定益州。辟爲從事祭酒。昭烈既卽尊位。將東征吳。宓陳天時不利。坐下大理。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迎爲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遷大司農。四年

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乃辨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伯。養龍之說最有理。譙周少時。數往咨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竝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有白毫。故以稱之。昭烈領荊州。辟爲從事。及昭烈入蜀。諸葛亮亦繼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祥也。兄應期贊世。休道光國。兆見於此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說遠。邁德天相。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衞之聲。竝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昭烈辟爲左將軍掾。後使吳。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睦舊好。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昭烈卽帝位。拜侍中。及東征吳。遣至武陵。招納五谿蠻夷。其渠帥皆稟節制。咸如意指。會王師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時年三十六。拜其子秉爲騎都尉。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司徒禹之後也。遭亂入益州。州從事張裕。善相人。芝往從之。裕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閒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昭烈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昭烈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至淸廉有治績。入爲尙書。先是孫權已輸款。帝遣宗瑋、費禕、等。與相報答。會帝崩。丞相亮。慮權有異計。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踐祚。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始得之。芝問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聘於權。權語芝曰。孤誠願歸心於漢。然恐漢帝幼弱。不克自

保。以此猶豫耳。芝曰。漢與吳奄有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漢有重險之固。吳有江山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幷兼天下。大王今若委質於曹丕。丕必責大王之入朝。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漢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與丕絕。而遣其中郎將張溫來聘。是歲芝復如吳。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滅魏寇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權與亮書曰。丁太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鄧芝。及亮北出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薨。遷前將軍軍師。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爲江州督。權數與芝相聞。饋遺不絕。延熙六年。就遷車騎將軍。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叛。帥師征之。梟其渠帥。百姓安堵。十四年。薨。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當。善卹卒伍。衣食皆仰於官。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無餘財。性剛簡。不妄交游。於時人少所敬貴。惟器異姜維云。初芝征涪陵時。道中見猿抱子於木杪。引弓射之。中其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歎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投其弓於水中。未幾薨。子良襲爵。景耀中。爲尚書左選郎。後仕晉爲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建安中。隨張飛至益州。建興初。丞相諸葛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薨。孫權憂魏寇犯漢。增巴丘守兵萬人。且欲觀望勝負。帝聞之。亦增永安之戍。以備非常。預將命至吳。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誓猶一家。而聞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

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其見禮遇。亞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耶。芝性驕倨。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降下之。而預不爲屈。未幾復使吳。孫權握手涕泣曰。君每銜命結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大珠一斛。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還成都。後爲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當國。廖化過預。欲與俱詣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叨竊已過。所欠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竟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爲關羽主簿。羽敗屬吳。密表思歸。昭烈許之。因攜其母。晝夕西行。會車駕東征。遇於秭歸。帝大悅。以爲宜都太守。帝崩。爲丞相參軍。後爲廣武督。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幷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位與張翼齊。而在預之右。景耀五年。姜維帥師出狄道。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久。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謂也。晉初。預、化、俱徙雒陽。道病卒。

贊曰。靖萬里詒書曹操。述德美且諷且勸。靖名知人。豈不知操鬼蜮之雄。包藏有素。及西抵益州。聞皇子熙等四王之封。始有欲取故予之歎。何知之之晚也。昭烈建大號。遂參佐命。亦其幸會歟。竺、乾、雍、籍、雍容諷議。見禮於時。宓以文辯稱。良以正固顯。芝預銜命專對抗節不撓。皆一時之良云。

續後漢書卷第十一

列傳第七

陳董呂二楊姚王董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昭烈領荊州牧。辟爲從事。部諸郡。從入益州。爲蜀郡北部都尉。尋以北部爲汶山郡。復爲太守。遷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和合東西。有可貴者。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使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里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不可不使孝起知之。十三年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昭烈立皇太子。允以選爲舍人。轉洗馬。皇太子踐祚。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慮帝富於春秋。聽斷不明。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宮中之事。宜悉以咨之。尋遷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衞士。侍中郭攸之。性謙順。備員而已。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允每處事。爲防制甚悉。得正救之理。帝嘗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固執不聽。帝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遜允與費禕。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寵勳勞。固辭。帝既富於春秋。

嬖宦人黃皓。皓便辟佞慧。允常正色弼違。而切責皓。皓畏允不敢肆。終允之世。皓不過黃門丞。允常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約宴集。已命駕。而郎中董恢詣允。恢年少官微。見允命駕。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耳。今君已自屈。方展契闊。舍此之彼。非所謂也。卽命解驂。其守正下士皆類此。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副大將軍費禕。九年卒。孫宏。晉巴西太守。時益州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爲四相。又號四英。陳祗代允爲侍中。與黃皓相表裏。皓始與政。操弄威柄。遂至覆國。國人無不追思允。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外孫也。幼孤。鞠於靖。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有威儀。多技藝。挾術數。費禕甚異之。超繼允。內侍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鎭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帥師在外。希與朝政。祗上奉主意。下接閹豎。故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帝甚悼惜之。謚曰忠。自祗之得幸。帝追憤允抗直。謂爲輕己。益重祗。董恢者。字休緒。襄陽人。從入益州。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當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雖嘗有鳴吠之益。然旣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諸君憒憒。曾不之慮。此豈所謂詒厥孫謀乎。禕愕然未能對。恢曰。儀、延之不協。蓋私憤耳。而無黥彭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強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以才廣。若舍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亮聞之。以爲知言。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父常。送劉焉入益州。道梗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昭烈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校尉王連。辟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竝爲典曹都尉。轉新都緜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課最

一州。遷巴西太守。諸葛亮連年出師。調發諸郡。多不相應。乂獨募兵五千人詣亮。慰諭檢制。無逃竄者。徙漢中太守。兼領督農。轉給軍糧。未嘗乏絕。亮薨。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大都會。戶口繁夥。又亮薨之後。士伍亡命。更相沓冒。姦僞非一。乂到官。爲之防禁。開諭勸道。數年之中。隱漏自出者萬餘口。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府無滯事。門無留賓。乂更歷中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減於治郡。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清厲有文。著格論十五篇。杜祺者。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乂親善。亦有當時之譽。而儉素守法。不及於乂。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昭烈定益州。太守李嚴辟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辭去。嚴遂薦洪於州。爲蜀部從事。昭烈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遂以問洪。洪曰。漢中益州之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昭烈北行。亮卽表洪領太守。庶事皆辦。尋卽眞。頃之。轉益州治中從事。帝征吳。駐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爲亮所不善。聞帝不豫。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詣永安省疾。成都單虛。以故元益無忌憚。洪卽啟皇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朝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嶲據南中。洪曰。元素凶暴。無它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流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因敕曶、綽。於南安峽口要之。曶、綽、如其言。果生獲元。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徙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

相亮北屯漢中。欲用張裔爲西府長史。以問洪。洪對曰。裔天資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使裔從行。得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落於吳。洪臨其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少假借。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日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自欲爲之。又疑其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務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有隙。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使我心憂食不知味。後迸流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國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辟門下書佐何祗。祗有才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太守。而洪亦尙留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祗字君肅。家寒窶。爲人寬厚通濟。軀幹魁梧。初仕郡爲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聞祗游戲廢務。欲奄至錄獄。祗聞之。卽夜張燈見囚。覽其款牘。及亮晨至。祗應對無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會郫縣闕宰。以祗兼二縣。二縣戶口繁夥。切近都市。饒諸姦穢。祗發摘姦伏。人以爲神。無敢欺者。常使人設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勺合。其精敏如此。時祗朝集。坐次於洪。洪嘲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汶山夷人不安。詔以祗爲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夷復反。云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遷犍爲卒。時年四十八。

楊顒字子昭。丞相長史儀之族。繇巴郡太守。入遷丞相主簿。丞相亮常自校簿書。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道。私業無曠。所求皆得。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委。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罷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以古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言錢穀之數。而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政。乃躬理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遷東曹屬。典選舉。卒。亮爲之流涕者數日。與留府長史張裔、蔣琬書曰。掾屬喪楊顒。爲朝中損闕多矣。

姚伷字子緒。巴西閬中人。昭烈定益州。爲功曹書佐。建興初。出爲廣漢太守。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辟爲掾。竝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尙。今姚掾竝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君各希此事。以屬所望。遷參軍。亮薨。稍遷尙書僕射。時人服其眞誠篤粹。延熙五年卒。伷同郡馬勳、馬齊者。亦知名。勳字盛衡。齊字承伯。勳劉璋時爲書佐。昭烈定益州。辟爲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卒。齊爲太守張飛功曹。飛薦之昭烈。爲尙書郎。建興中爲丞相掾。遷廣漢太守。亮薨。爲尙書。勳、齊皆以才幹顯。其見敬信於州里。皆不如伷。

王謀字元泰。漢嘉人。有操行。劉璋時爲巴郡太守。還爲州治中從事。昭烈定益州。以爲別駕。及王漢中。用荆楚宿儒、零陵賴恭爲太常。南陽黃柱爲光祿勳。謀爲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代賴恭爲太常。尋卒。後

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之者。休對曰。如元泰。州境亦無。況郡郡乎。其爲人推仰如此。恭子太爲丞相西曹令史。從諸葛亮於漢中。蚤世。亮與張裔等書曰。令史失賴太。爲朝中損闕多矣。同時有何宗者。字彥英。蜀郡郫人。與杜瓊師事廣漢任安。而名聞過於瓊。劉璋時。爲犍爲太守。昭烈辟爲從事祭酒。援引圖讖。勸進帝踐祚。遷大鴻臚。建興中卒。宗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東方朔、淳于髡之風。爲雙柏長。蚤卒。又有習禎、殷觀者。亦有才望。禎字文祥。襄陽人。美丰儀。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從昭烈入蜀。歷雒、郫令。廣漢太守。觀字孔休。荊州主簿。遷別駕從事。事見昭烈本紀。

董厥字龔襲。義陽人。事丞相亮。爲令史。亮嘗稱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謹恪適宜。遷主簿。亮薨。稍遷尚書僕射。代陳祗爲尚書令。遷輔國大將軍。平臺事。而同郡樊建代焉。建字長元。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會孫權病不果見。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恪曰。才識不及。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自諸葛瞻與厥、建、當國。姜維常征伐在外。瞻、厥以維好戰無功。百姓罷弊。嘗表帝。召維還爲益州刺史。欲奪其兵而不果。時宦人黃皓專政。人爭趨之。獨建絕不與通。厥、建後事晉武帝。嘗問建諸葛亮之治國。對曰。聞過必改。而不吝。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

贊曰。震知李平之不可近。允制黃皓使不得逞。皆有先見之明。而允正色弼違。所益多矣。身歿未幾。愉佞用事。至使人主追憤抗直。謂爲輕己。自古忠言難入。何獨允哉。乂、洪、正固足以集事。方時多虞。賴以有濟。顒引大體以規宰相。佃薦才士以爲時用。賢矣哉。

138490